



卷八十一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劉宋 裴駟 集解，唐 司馬貞 索隱，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八十一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三皇本紀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為首其實三皇已遷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關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大皞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

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

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

齊所取也○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拜為上卿以

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

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

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

趙與王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

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

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

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

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

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

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

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

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
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
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
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
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
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疆
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
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

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
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
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
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
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
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
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
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

上衝冠請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
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
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
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
璧之故逆彊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
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
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
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

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
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
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
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
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
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
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
日設九賓於廷

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
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

乃

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臣乃敢上璧秦王

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

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

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去聲者衣褐懷其璧

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

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

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

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

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

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

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

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

與群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索隱

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

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

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
故欺秦邪幸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
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
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
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曰劉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
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
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

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
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
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
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
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
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
趙王會飲今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

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
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曰缶音缶○正義曰

餅音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

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

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音贊左右欲刃相如

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

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

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

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

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

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

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王邵按董

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正義曰秦漢以前

用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

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

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

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周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固

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爲鞭也以爲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率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齋生死而刎頸無海也是歲廉頗東攻

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

日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

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正家

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閔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駙云或屬齊屬魏也○

正義曰幾音祈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

在相潞之閒日一作房子○索隱曰按防陵在趙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曰城

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

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

十其明年趙破軍秦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吾家

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

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

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

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

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

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

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
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
韓軍於關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
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
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
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
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
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徐廣曰屬魏秦郡在邯鄲西

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
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
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
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

正義

曰國謂邯鄲趙之都也

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

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
夜至今善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
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

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
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
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
曰胥後令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
有計過險陝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云耳
欲戰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為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

完士未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曰關與出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距秦軍於關與即此山也按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移之二日一夜至關與五十里而軍壘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後

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
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
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

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

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
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

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

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

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

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

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

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

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

少時學兵法言軍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

父奢言軍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

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

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

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

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

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

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

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樂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

燕軍於鄆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邑名也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日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為信平君也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

使廉頗伐魏之繁陽

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

也按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

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

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

遂方城

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遂城

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

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

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

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
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
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
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
謂數起
便也矢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
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
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
州壽春縣北四里
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

奴正義曰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

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

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埋無常處以幕為府署故曰莫

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

騎謹烽火多間諜索隱曰上紀厚遇戰士為

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

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

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復請李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疆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秦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

奉

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

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轂者十萬人隱

日轂音古侯反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

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

謂奔之恣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

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

滅襜褕襜都甘反襜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駟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破

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

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
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
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况遠反又音喧劇辛本
趙人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
曰唐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
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
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
於宜安正義曰在桓州稟城縣西南二十里大破秦軍走秦將
桓齮索隱曰齮音蟻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

番吾

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正義曰在桓州房山縣東二十里

也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
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
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
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
不受命趙使人徵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
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
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微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方蘭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
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一作掘懦而不敢發相如一
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
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

清飈凜凜

壯氣熊熊

各竭誠義

遞為雌雄

和璧聘返

澠池好通

負荆知懼

屈節推工

安邊定策

頗牧之功

頗廉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